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 論共产主义劳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 論共产主义劳动

劳动部劳动經濟科学研究所編

## 編 者 的 話

本書材料主要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已有的中文譯本中摘錄的有关共產主義勞動問題的言論，只有少數是直接從外文版本翻譯出來的。全書共分為十二個題目。每個題目下的材料均按照作者寫作或初次發表的時間排列。

編輯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勞動工資工作幹部，學習勞動理論，特別是學習毛主席提出的“應當把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的勞動力好好組織起來”的指示的參考。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但是，由於時間倉促，限於我們的理論水平，這本書無論就選錄的範圍、編排的順序以及摘錄的詳略，都有不少缺點，敬希論者給予幫助和指正。

勞動部勞動經濟科學研究所

1958年11月

# 目 录

## 編者的話

|                            |    |
|----------------------------|----|
| 一、劳动的概念·····               | 1  |
| 二、共产主义的劳动·····             | 8  |
| 三、劳动的浪费·····               | 28 |
| 四、劳动时间的縮短·····             | 35 |
| 五、全面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 | 42 |
| 六、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          | 58 |
| 七、劳动生产率·····               | 67 |
| 八、解放妇女劳动力·····             | 73 |
| 九、劳动組織与精簡机构·····           | 78 |
| 一〇、劳动紀律·····               | 85 |
| 一一、工人参加管理·····             | 89 |
| 一二、劳动竞赛·····               | 92 |

## 劳动的概念

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财富的泉源”，是人的自由活动，……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1页）

对于劳动的一定种类抱无差别的态度以由现实的各种劳动种类形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之存在为前提，在这个总体中，已经没有哪一种劳动居于支配一切的地位。因此，最具有一般性的抽象，总是只发生在有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所在，那里，一种性质为众所共同，一切所共有。这时人们就不能再单就特殊形式来思考。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只是一个具体的，由各种劳动所形成的总体在精神上的结果。对一定的劳动所抱的无差别态度，是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相应的，在这个社会形态中，个人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而劳动的一定种类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中并且在现实中也变成了创造一般财富的手段，它已经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与个人生长在一起的一种规定。……

劳动这个例子显著地指出：哪怕是最抽象的一些范畴，虽然正由于它们的抽象性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抽象性这个规

定的本身而論，它們同樣是歷史關係的產物，它們的完全適用性，僅限於對這些關係並存在這些關係之內。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1月，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166—167頁）

只有社會必要勞動的量，或生產一個使用價值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在這裡，個別商品，一般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諸種商品，有相同的價值量。一商品的價值，和每一種其他商品的價值相比，等於一商品生產上必要的勞動時間，和他一商品生產上必要的勞動時間相比。“當作價值，一切商品，只是凝固的勞動時間的一定量”。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12頁）

勞動的生產力愈大，生產一個物品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愈少，結晶於該物品內的勞動量就愈小，它的價值也就愈小。反之，勞動的生產力愈小，生產一個物品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愈多，它的價值也就愈大。所以，一個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其內的勞動的量成正比例，與實現在其內的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例。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13頁）

最後，任一物，要不是使用對象，就不能有價值。如果它是無用的，其中包含的勞動就也是無用的，不算作勞動，並從而不形成任何價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頁）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都是人类劳动力生理学意味上的支出。当作同一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别方面看，都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合目的的形态上的支出。当作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頁）

我們說：当作价值，商品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結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頁）

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間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調节，来統制人与自然之間的物质变换。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資格，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于他自己的有生活有用的形态上占有自然物质，才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推动臂膀和腿，头和手。但当他由这种运动，加作用于他以外的自然，并且变化它时，他也就变化了他自己的自然。他会展开各种睡眠在他本性內的潜能，使它們的力的作用，受他自己統制。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1—192頁）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自身，它的对象和它的手段。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3頁）

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測量器，而且是劳动

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5頁)

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商品价值的大小或其相对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含的社会实体量的大小，即取决于为生产这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費于、体现于、凝固于各該商品中的相当劳动数量或总数来决定的。凡需要用同样的劳动時間来生产出的各种商品所含有的相当数量，是彼此相等的。或者说：一种商品的价值对别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关系，相当于一种商品中凝固劳动量对别种商品中凝固劳动量的比例关系。

(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1865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7頁)

如果說各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体现在各該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那末，凡是在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加时，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要增加，而凡是在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时，它的价值就必定要减少。

(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1865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9頁)

劳动的生产力愈高，則費于一定量生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少，因而生产品的价值也愈小。劳动的生产力愈低，則加于同量生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多，因而生产品的价值也愈高。因此，我們可以  
把下面这点确定为一般的法則：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商品时所費的劳动時間成正比例，而与所費的劳动生产力成反比例。

(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1865年6月，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400頁)

在現代的社会关系下，資本家在商品市場上找到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殊的性質，即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来源，是新价值的創造，而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

(恩格斯：“馬克思著的資本論”，1868年3月，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443頁)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是說“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財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原理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孤独的劳动（假定它所由以进行的那些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創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創造財富，也不能創造文化。

但是另一原理也同样是无可爭辯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发生，由于劳动日益成为財富和文化的源泉，因而劳动者方面的貧穷和困乏，不劳动者方面的財富和文化，也跟着发展起来”。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1875年5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頁)

劳动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劳动确实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把材料变为財富。但是

劳动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0页）

在我们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就是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产生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能产生比较自身所含价值量更多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只能在一天内生产超过它本身所含有的和所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所超出其一天费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着，因而工人为了着偿还自己一天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劳动时间，就缩短下去；另一方面，工人必须得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领不到分文报酬的那部分劳动时间，却延长起来。

恩格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导言”，189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页）

……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经常互相比量的各种物品，究竟有什么共同点呢？它们所有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人们实行交换产品，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劳动拿来互相比量。商品生产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其中各个生产者制造着各种各样的产品（社会分工），经过交换来使这一切产品互相比量。因

此，一切商品所有的共同点，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門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种形态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人类劳动。某一社会內表现于一切商品价值总和的全部劳动力，都是一般人类劳动力；亿万次的交换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件商品只是表现着某一部分社会必要劳动時間。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是由生产該項商品、生产該項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决定的。……“商品所含的价值不过是一定数量的凝結的劳动時間而已”。

（列宁：“卡尔·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論劳动，”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頁）

为要获得剩余价值，“貨幣所有者必須在市場上找到一种按其使用价值就具有可能成为价值泉源的特性的商品”，換句話說，他必須找到一种使用过程同时就是創造价值过程的商品。这种商品是确实有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就是劳动，而劳动創造价值。貨幣所有人按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也如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是由劳动力生产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决定的（就是說，是由工人及其家属生活品的价值决定的）。貨幣所有人买得了劳动力，就能隨便使用这种劳动力，即强迫工人整天做工，比方做12小时的工。实則工人在6小时內（“必要的”劳动時間）就能創造出足以抵銷其生活費的产品，而在其余6小时（“剩余的”劳动時間）內則創造着資本家所不付酬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方面看来，必須把两部分資本区别清楚：一部分是耗費在生产資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資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是逐漸）毫无变更地轉移到制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

耗費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資本。可变資本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增长起来，創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要表示資本对于劳动力的剝削程度，就不应拿剩余价值去与全部資本比較，而只应拿它去与可变資本比較。按我們所举的例子來說，剩余价值率——这是馬克思用以表示这种比例的名詞——是等于6/6，即等于100%。

(列宁：“卡尔·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論劳动”，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頁)

## 共 产 主 义 的 劳 动

傅立叶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偉大原理，这就是：因为每个人天生就爱好或者喜欢某种劳动，所以这些个人爱好的全部总和就必然会形成一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从这个原理可以得出下面一个結論：如果每个人的爱好都能得到滿足，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末，即使沒有現代社会制度所采取的那种强制手段，也同样可以滿足一切人的需要。这种論断尽管听起来是非常武断，可是經過傅立叶論証以后，就象哥倫布堅鷄蛋一样，成了无可辯駁的、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傅立叶証明，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种偏好某种劳动的习性；绝对懶惰是胡說。这种情形从来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人类精神本来就有活动的要求，并且有促使肉体活动的要求；因此就沒有必要象現今社会制度那样强迫人們活动，只要給人們的活动天性以正确的指导就行了。接着他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指出現代社会制

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把欢乐变成大部分劳动者享受不到的东西,是极端不合理的。然后他又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当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的时候,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我在这里当然不能把傅立叶的自由劳动理论全部加以叙述,可是我想上面讲的已足以使英国社会主义者相信,傅立叶主义是完全值得他们注意的。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页)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不过是增殖已经积蓄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蓄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着现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则是现在支配着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1—482页)

一个人“在他健康、力气、活动、技巧和熟练程度的正常情况下”,也需要一定分量的劳动,一定分量地停止空闲,这同亚当·斯密的观点是根本格格不入的。当然,劳动的分量本身是由外界的情况决定的,即由所要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种目的而用劳动去克服的种种困难决定的。但是,这种克服困难的~~做法~~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其次,这种外在的目的从表面看起来只是一种外在的自然必要性,它被看作是个本身提出来的目的,即

自我实现、主观的客观化，因而这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表现也就是劳动，——这一点，亚当·斯密也是没有料想到的。当然，他有一点是正确的：在奴隶、徭役和雇佣劳动等等劳动的历史形态中，劳动始终是使人感到厌恶的，始终是一种外来强制的劳动，相反地，不劳动才是“自由和幸福”。这在以下两方面是正确的：一方面，这是一种对抗条件下的劳动；因此，另一方面，这种劳动还没有给自己创造出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使它变成一种能吸引人的劳动，变成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也根本不意味着这种劳动纯粹是一种消遣，纯粹是一种欢乐，不能象傅立叶那样极其幼稚地、按照巴黎轻佻妇女的理解来理解它。其实，自由的劳动，如作曲家的劳动，同时又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努力。劳动生产的劳动要能获得这种性质，就只有：（1）它具有社会的性质；（2）它具有科学的性质，它同时又是普遍的劳动，又是人的努力，这种人不是作为经过一定形式训练的自然力，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不表现为纯粹自然的、天然生长的形态，而表现为进行支配全部自然力的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莫斯科1939年德文版，第504—505页）

……剩余生产物（从价值方面看，只有新加的劳动表现在其内）的一部分，必须当作保险基金来用。在这里，这个保险基金是不是由保险公司当作一种特殊营业来管理，不会在事情的性质上引起变化。而在所得中，也只有这个部分，既不当作所得被消费，也不一定当作积累基金来用。它实际上是当作积累基金来用，还是只补偿再生产上的意外，完全取决于偶然。而剩余价

值，剩余生产物，从而剩余劳动中除了用在积累上，即用在再生产过程扩大上的部分，也只有这个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之后，必须继续存在。那当然以这个事实作为前提：通例由直接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不是以现今这样的最低限度为限。除了要有一种剩余劳动，为那些为了年龄的原故还不能或已不能参加生产的人而做以外，一切为养活不劳动者而做的劳动，都会消灭。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10頁）

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1—502頁）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当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后；当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经不单单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为乐生的第一要素时；当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财富源泉都尽量涌现出来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资产阶级式的法权的狭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1875年5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頁）

当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资料，使之可以根据社会的计划来运用它们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直到现在居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对

于人的奴役。自然，社会如不把每个人解放，它自己也是不能得到解放的。所以旧的生产方式，应该彻底地被改变，特别是旧的分工应该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它使得一方面谁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供给每人以全面发展并运用自己一切体力智力的可能，它（生产劳动。——译者）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从一种重负，变成成为一种快乐。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6月，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0页）

生产社会化，结果不能不使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即实行“剥夺剥夺者”。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时间大大缩短，集体的完善的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散漫的小生产，便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论劳动”，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马克思接着又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会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讽刺那种把“自由”和“国



家”这两个名詞連在一起的荒謬見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資料轉为公有财产，光靠剝夺資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剝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們看到資本主义現在已經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現有的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們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說，剝夺資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发展，将怎样迅速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4—455頁）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比赛，反而是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大规模地、真正广闊地运用比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群众来参加这种使他們能显现自己身手，能發揮自己能力，能表露出自己才干的工作，而才干在民众中乃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資本主义把这才干成千成万以至成百万地压抑、蹂躪和窒息了。

現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們的任务就是要組織比赛。

.....

只有現在才真正使群众有广泛的可能来表現进取心、比赛和大胆倡首精神。赶走了資本家或至少是实行真正工人監督来制裁